

## ●文史漫笔

## 边塞诗的精神意蕴与当代意义

刘金祥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边关要塞始终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意象。从《诗经》的“城彼朔方”,到唐代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再到北宋的“长烟落日孤城闭”,这些诗词描摹的雄关险隘经历代文人的反复吟咏,早已越出物理边界,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符号。据统计,《全唐诗》中直接描写边关要塞的诗作达120余首,若加上“龙城”“紫塞”“秦城”“边庭”等代称的则超过450首,不仅涵盖了唐代所有一流诗人,而且催生了一个影响甚巨的诗歌流派——边塞诗。边塞诗不仅记录了古代诗人对边关要塞的想象与认知,而且熔铸了中华民族对家国、生死、自然的哲学思考,形成独特的边塞文化基因与边塞历史文脉。边塞诗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仍葆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关键在于其包蕴着丰富的精神意蕴和强烈的当代意义。

历代诗人笔下的边关要塞,从来不是简单的地理坐标,而是经过文化想象重塑的精神疆域。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以夸张的空间对比凸显边关要塞的高远与孤绝;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用几何化的意象勾勒出边关要塞的雄浑与壮美。这些诗句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诗意提升,使荒凉的边关要塞获得了崇

高的美学品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标。战争书写是边塞诗词的核心主题,呈现出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有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的豪迈壮志,彰显了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也有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深切叩问,揭示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当然,唐人对边关要塞的诗意书写,有时呈现矛盾统一的美学特征,如高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对悲壮惨烈场景的描写,与严武“莫遣沙场匹马还”(《军城早秋》)对壮志豪情的抒发,这种张力源于唐代特殊的边疆形势:强盛的国力使诗人充满“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的自信,但连年征战又催生“年年战骨埋荒外”(李颀《古从军行》)的深刻反思。

关于边关要塞的古诗,表达出的情感世界尤为丰富动人,有高适“边庭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燕歌行》)的激昂与悲愤,有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逢入京使》)的思念与哀愁,还有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的旷达与超然。特别是那些描写征兵出塞的诗句,如李益的“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

城闻笛》),将个人命运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下,展现出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深刻影响。唐代文人的边塞情感绝非单一的悲情与愁苦,“功名只向马上取”(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价值观,使边关要塞同时成为实现人生抱负的舞台。这种精进进取精神在盛唐时尤为突出,如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将建功立业与名垂青史直接关联。

鉴于以边关要塞为题材的诗词记录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所以,边关要塞成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精神的具体表征。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既表达了朋友离别之眷恋与不舍,也暗示了中原与西域存在着一定文化差异;而岑参笔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塞外雪景,则生动展现了中原诗人对异域风物的诗意思象。可以说,边关要塞在唐人诗中不仅是军事屏障,更是“葡萄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的文化通道,是王维“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送刘司直赴安西》)对胡汉物产交流的描绘。这些诗篇既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融合的文化记忆,反映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属性与特质。

也许是全家人的宠儿,他想要一个黄色的天空都可以!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恰巧路过一辆车。那辆车跟妈妈一样,上半身明黄,下半身纯黑,体量颇大,稳稳地停在那里,也有一种胖乎乎的人才有的笃定感。这种车与人的偶遇,也给人意外的惊喜。这一家人手牵着手、相亲相爱、目不斜视地走过这辆车——他们沉浸于彼此的世界,浑然不知自己已成为他人眼中的风景。如果有摄影家在场,一定会用镜头定格这个瞬间。而我,只能用眼睛、用记忆、用文字,努力地描画其十分之一二,希望能让读到这些文字的你,不觉中也嘴角带笑。

令人踟蹰。我们常陷入“准备陷阱”:等资料齐全、等技能纯熟、等状态完美……殊不知,真正的成长始于行动本身。写作者需写下第一个字,创业者需发出第一封商务邮件,编程者需敲下第一行程序代码。在干中学,不是坐着空想——粗糙的初稿胜过完美的空白,踉跄的第一步强于原地的千般筹谋。

因此,请放下对“完美开端”的执念。看似潦草的开始,因其真实、因其勇敢、因其拒绝空转,而有机会成为所有可能中最珍贵的那个。它或许歪斜,却带着生命的温度;它或许简陋,却已凿穿了停滞的坚冰。

一个潦草的开始,可以是最好的开始,因为它已经开始了。

我在猜想,家里究竟是谁偏爱这两种颜色,才能让全家人变成一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黄加黑组合,让所有遇见他们的人,都不觉嘴角带笑。大概是妈妈吧,负责全家人的穿戴。

## 路遇明黄

周春梅

但这属于我的刻板印象,喜欢穿搭的,为什么不能是爸爸?我有个男同事,喜欢手工编织与缝纫,审美力很高。也可能是提着果粒橙的女儿,选饮料都要选明丽的黄色!生活总是会包含着意想不到的答案——那个小男孩,

想落地生根的“潦草”起点。

历史从不辜负行动者。李时珍踏千山、尝百草,其《本草纲目》非成于书斋推演,而生于风雨跋涉;徐霞客三十载行走荒野,其游记字字皆由双足丈

## 潦草的开始

张希

量而出;詹天佑修京张铁路,面对险峻山势,他亲赴工地,在实践中创出“人”字形轨道——智慧,从来在“干”中结晶。西方哲人歌德亦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今日世界节奏如飞,信息爆炸反而

## 星期文库

马年聊马戏之一

## 《秦琼卖马》友情重

贵翔

银蛇去金马来,让我这个戏迷想起了几出带“马”的好戏,在此聊上一聊,也祝各位读者朋友在新的一年里一马当先、马跃新程、马到成功!

京剧《秦琼卖马》是一出久负盛名的传统名剧,它取材于《隋唐演义》,讲述隋朝末年,山东齐州历城县都头秦琼,押解18名响马前往山西潞州府天堂县,途中有一名囚犯身亡,天堂县令蔡大人据此不给签发批票回文,秦琼连急带气,病困在客店一月有余,欠下许多店钱。店家王老好整日催讨欠账,秦琼无奈打算卖掉坐骑黄骠马以解燃眉之急。

秦琼的这匹黄骠马可是一匹宝马良驹,一经店家牵出,就被河南绿林寨主单雄信相中,并被领到店内会见马的主人。二人互通姓名后,方知彼此早就相互敬佩,只是无缘见面。谈话间,单雄信的手下来报,说他的大哥被人射死,秦琼慷慨地把自己的宝马借与单雄信去料理其兄的后事。店家见马被人骑走,银子未得,继续向秦琼索要店钱。秦琼只好拿出自己的兵器,一对金装铜去寻买主。正在店内饮酒的瓦岗寨英雄王伯当、谢映登,有意要买双铜,但必须要看看卖铜人的武艺如何,秦琼只得舞动双铜当面演练。王、谢二人看出这位大汉武艺不凡,互通姓名后,知道这位就是敬慕已久的好汉秦琼。细问缘由后,王先是拿出自己的“名刺”让酒家去县衙跟蔡大人说明情况,很快就要来了蔡大人的批票回文,又拿出银两帮助秦琼结清了店钱。

这出戏为京剧大师谭鑫培先生的拿手戏,尤其是一段西皮慢板“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把好汉秦琼落魄时的那种英雄落寞、悲愤沮丧,又万般无奈的苦闷心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成为千古绝唱。而在末场增加的秦琼舞铜一场,以及加唱一段西皮摇板,更为全剧增色不少,成为谭派的代表剧目之一。

在随后的百年间,不仅言菊朋、余叔岩、谭富英、杨宝森、李少春等京剧名家经常上演此剧,就连相声名家都把这出戏作为“学”的素材,搬上了相声舞台,我们现在能听到的由侯宝林、高凤山和刘宝瑞表演的群口相声《秦琼卖马》就是其中的典范,三位艺术家的表演珠联璧合,妙趣横生,让观众在开怀大笑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京剧的艺术之美。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

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jwbfbk@163.com

出门散步,遇到有趣的一家人。

父母带着姐弟两人。一家四口,都胖乎乎的,很可爱。更可爱的是他们的衣着。姐弟俩都一身明黄色,妈妈穿着同样的明黄色上衣和黑色长裤,爸爸则是一身黑。总之,四个人加在一起,按身高和体量,正好保持了大约一半黄、一半黑的比例。有意思的是,女儿手里拿的饮料,正好是果粒橙。橙黄色和明黄色虽略有不同,但还是属于一个色系,于是这个小小的普通塑料瓶,如同我出门前精心为大衣选择的一枚胸针,成为这家人构成的温馨画面的点缀。不同的是,这个点缀更日常、更随意、更生动,是生活化的艺术、艺术化的生活。

世人常被“完美”所困,以为万事须待天时地利人和,计划周详、准备万全,方可启程。殊不知,那些看似仓促、粗糙甚至笨拙的开端,同样有机会成为改变命运的支点——一个潦草的开始,未必不是最好的开始。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寥寥数字,道尽空想之虚妄与行动之切实。陆游亦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知识若不落于实践,终是浮光掠影。王阳明更以“知行合一”为圭臬,直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龙场悟道后,他并未闭门著书立说以求体系完备,而是即刻开坛讲学,在与学子的问答碰撞中打磨心学真义——那最初简陋的讲席,是其思